

夢(詩) 七月四日(雜誌) 自費(小說) 夢(畫畫)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淺草社編輯 北京翠花胡同 北新書局代發行

報費：全年大洋三角六分 外埠五角 訂閱 二分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發行處：北京銀閣十九號

京報副刊

第三二五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國現代的批評家 季志仁

底蒲心——兜利佛——馬登特加
利埃佛——都德——拉格朗沙勃
利埃——勒潘——

底蒲心(Albert Thibaudet)近把他自一九二二年起在「法國新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上所刊登的，討論關於小說藝術的文字，譯「文學上的思潮」(Reflexion sur la litterature)的，彙聚成冊，題之曰「小說的讀者」(Le Liseur de Romans)(Grés版)。兜利佛(André Thérive)也把他自大戰以後在「言論報」(L'Opinion)所發表的三十多篇的論文彙刊了起來。馬登特加(Maurice Martin du Gard)則把他「文藝週刊」(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的「時人肖像」(Portrait contemporains)，在勃勞區(Camille Bloch)出版，名曰「迴轉之火」(Feux tournants)，以繼續他以前的工作叫「傲慢」(Impertinences)的。利埃佛(Pierre Lièvre)及都德(Léon Daudet)

則在「詩苑」(Divan)各刊行他的「查理木拉」(Ch. les Maupas)及「小說與新作家」(Le Roman et les Nouveaux Ecrivains)。拉格朗沙勃利埃(M. Legrand-Chabrier)也印行他的「特哥爾曼」(Remy de Gourmon)。爲新評論(La Nouvelle Revue Critique)遺棄之一。勒潘(M. Paul Raboux)，則也起始收集他批評的文章，附以高萊脫(Colette)之研究，由拉斯曼出版(Rasmussen)。此外，還有勃萊蒙氏(Bremond)三兄弟所合作的雅典之光華(Le Charme d'Athènes)(Bloud et Gay出版)。這些人，都不以批評爲業，所發言論，故很可以供一般批評專家做借鏡呢。

都德給我們以極熱烈的評論：他繼續在法蘭西(Acton Française)中間的文字，全以放出(Lancer)一般特著的著作及作家爲主，如讓魯斯脫(Marcel Proust)及不納瓦(Pierre Benoit)，海蒙(Louis Hemon)及毛朗(Paul Morand)等。這種批評，價值全在極新簡而特顯著的討究。他的目的，並不在要估定一種著作的價值，(雖然常常也得到這類的結果)而在引起人家讀他的興趣。譬如勒潘的選取高萊脫，拉格朗沙勃利埃的選取哥爾曼也因為他們各人與所選的發生特別的興趣也。所以他們的批評，雖然不是熱烈的，只少却是同情的，目的只在所研究的著作及作家裏，發覺他的「好處」。

利埃佛則完全異樣的做法。他用「點睛」(Mise au point)法來批評。他從從容容的，等到一個作家已經創作了足夠的書；這著作又已經引起了不少的評論——而尤其是唱反對論的評論，他先生於是出現了：他不管讀他文章的人怎樣，熱烈地說他的話；所以這幾年來他總是常常預到各種文壇上的「案件」(Affaires)的：如不納瓦案件，毛雷阿(Mo-Reas)伐雷利(Paue Valery)案件等。近日的水拉案件 將來的季特(Gide)案件——這是無疑的。利埃佛有時也要抒他熱烈的評論，(大都注意於普通的，不著名的或無名的作

- 十 法國現代的批評家(輯譯) 季志仁
- 十 向空中說話(二) 培真
- 十 旅蜀日記(十九) 羅文漢
- 十 我錯了(短劇)(六)(完) 尚鏡
- 十 「宵夜」 北明
- 十 公理戰勝了麼? 伏園
- 十 質張式銘先生 王名山

家。

底清兌，兜利佛及馬登特加三人，同前述幾位比起來，可算是職業批評家。但馬登特加即刻又脫離了這職業批評家的途徑。實際說起來，他並不要做什麼批評；就是在「傲慢」與「週轉之火」裏，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至於說他似乎在想阿將批評的路徑走去，如最近的一篇叫維達法斯 (Bonifas) 所顯示的，我們亦要等到第三集的時候有人肯像出來以後才曉得呢。

馬登特加經過幾回的嘗試後，重起一爐——或者簡直可以說從特殊的，拒絕入新聞類的境地中重新地挽回了過來，這便是頌讚體的文字：頌讚 (Mise) 是一個名字，常常同形容字 academique 連在一起分開的。在這時代給他的模特兒之前，馬登特加，從各方面看起來，真是同那負着非難新進者的責任的文藝院主任一樣。他具有很明白的禮貌，設法阻止着一切的諛詞，把他的批評藏在隱語，總或點裡。在那印行的贈場下面，調侃，諷諷，或資備，又如報物上的細紋流露出來。此外還有一種分子，這便是公眾方面的報告，大家儘量把沒有刊登過而又特點的給他，這也給了他們說利不過的方式。但這頌讚文所介紹的，不只是著作，還有人。馬登特加辦來實在可

以印行一集馬書集 (Lettres de presentation) 因為他雖有惡意及不言的態度，而確實能舉出一個作家所具有的性格表現出來。所以他簡直是個查相家，讓他前面的模特兒各取他所喜觀的姿勢，在他所寫的裡，又如尊重他，有時却對着他這個模特兒以不舒適的態度介紹。馬登特加先被揭雷 Barres 的傲慢態度所誘惑，繼受福沙 (Maurice Boursard) 私人的影響，但是這頌讚文體也漸漸的給了他適當的規律，達到了一適當的程度了。

○ ○ ○

兜利佛的批評，我們可叫做「濶評」(Critique-future)。他把著作品用簡一語：凡好的使都漏過去了，不好的使留在簡裡，收集起來，丟却了。可是，這「好的」與「不好的」在這裡，只是對於兜利佛個人的眼光而言。所以當我們讀他所選定的著作表，例如皮陀 (Henri Bidou) 的 'a Prin cesse de ci- ves, Dominique, Marie de Sainte Heur reuse 達福 (Jacques Bonpard) 的 'Elsan- bere, 特能納維勒 (Pierre de Barnevi le) 的 'e Tribune 利維埃 (Jacques Riviere) 的 'Amee, 我們實在要感到一種微微的不安的戰慄。這並不是以為他所選定的這些東西不好，或是有可商酌的，乃是因為牠們被法國文學

的傳統思想所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裏。兜利佛所以以為一切作家中的自然才力，只是一種不可救藥的損失。他更難以嘲弄以為「地方色彩」(Couleur locale) 「近代的敘事詩」(L'Épopée moderne) 或奇魯陀 (Girardoux) 一流的純粹的空想。他以為：創作品應該有相當的堅實的文字做根基，須和合某一種的傳統思想，不至與讀者胃口相衝突為斷。

兜利佛在隨便什麼著作中間，沒有發生過近代的錯誤。他雖然也極其涉獵種種的式樣與主義，而不願為牠們所欺騙，他在一般古舊的批評家 (Pascalis) 中間，是最能得自衛，最能應用機械去反對危險的文字。他對於一般新的創作家，或者太當他們是在玩把戲了。他把自己幽囚在自己的觀念中，感覺中，胃口中，只有魔鬼才可以把他從這些中間解放出來了。

此外還有宿岱 (Paul Sunday)，也是從讀者的地位而下批評的。但他也太困於成見，藉「分析的方法，在著作裡斤斤於謀民衆的平凡處及華麗的敘述，所以倘然作者一越某種限度，他便失敗了。

底清兌則剛巧同兜利佛相反。他在大戰之前，為了註解馬拉茂 (Mallarmé) 的作品，

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

周作人

卷首言

燕大週刊八十二期

記者

猛

時事短評

(於十一月六日出版)

李玄伯

發行地點 1 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2 大石作社出版部
 3 漢花園北大出版部
 定價：本報十五枚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二角
 零售每份五分

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語絲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歌謠

編輯部
 行處 1 北京翠花胡同十二號
 2 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
 出版部

曾經得過這名。去年（一九二四）在維多利亞（Cahier vert）上也曾經把伐萊利（Valery）的 la Jeune Parque 解釋過意義。一切困難，非但不足以使他退縮，反而足以引起他的精神。他在象徵派及後期象徵派文學的最完美的認識概念上，更加上了一種歷史與教育的興味；這種興味，在日文的文壇中做了最珍貴的引導者，他把他們在他們連續的意義——或用他常用的柏格森的話說，便是綿延（durée）——中間覺聚了起來。所以這形成這近代說部的關係的自然只是他關於說部論文的總覺，而並不是作家個別的光采及主見。

倘如我們以為兜利佛是從讀者眼光而下批評——便是說作品於被發生的反應上而下批評——的批評者，那末可以說底蒲兒是從批評者的眼光而下批評。批評者的典型，他於這反應之外，更注意可以發生這種反應的原因（是作家的旨趣與實施）。兜利佛作讀的境，底蒲兒則做作家與公眾間的中間人。兜利佛僅指出他所受影響而不顧到作家要表現的；底蒲兒則要從讀那作家所已經表現的。兜利佛從個作家發生什麼關係，底蒲兒則不問讀者發生什麼關係。

還有別的呢。兜利佛·顯正時有一極壞的書本出現：這是從審美眼光而看，底蒲兒則

以為隨便書怎樣壞，停止出版是很可惜的；在極壞極壞的書中間，他能夠找出一種好處來：這是從歷史的眼光而看。兜利佛做著實踐的批評；底蒲兒做著評價的批評。這兩位批評家，究竟那一位我們應該推重些呢？底蒲兒的批評，顯不著多量的智識，而且比較同情的；至於兜利佛的批評，則較狹，有時流露著一種毅力，為底蒲兒所欠缺的。其實兩者都很需要的：兜利佛的當然適應於一般較少受過教育的大眾；而底蒲兒則因常常應用影射及諷刺，他說了半個字你便要待申說而明白，所以便適宜於智慧稍高的人。

向空中說話

培良

二 老與壯
 前天在一種上海出版的刊物上看見一位文豪反駁人家批評他的文字，因為批評的原文我沒有看，所以不大留心，只是最後一段很引起我的注意。最後一段說：

「現在中國有許多浮薄少年好拿著一知半解來喧口雌黃。結果不獨無補於文化之進行，反足以淆亂是非。我真要勸他們少說閑話罷。」

看了這一段，我一閉上眼睛，便恍惚看見一位鬚髮滿頭，白髮三尺，相貌儼然的老夫，

高坐在虎皮椅子上，正言厲色說：「小子們，我想這位文豪，至少在六十中壽以上，而批評他的那一位，大概是初學讀書的小孩子罷。要不是處於這種情形之下，那麼，無論那一個公正的作者，受了人家的批評，無論所批評的對與不對，決不至於這樣板起臉孔來開教訓的——不獨教訓了那位批評者，並且教訓了中國無數的少年呢。」

然而我曾聽見人家說——「愧我無緣誦到這位文豪有生以來，還不會到三十春秋，但是他作文章已經有七八年了。我想文字生涯，一定是最耗腦力最使人衰老的，不然，這位文豪何以這樣老氣橫秋呢。」

我於是十分感覺到中國人之易於衰老了。十幾歲的時候，還是小孩子，一到二十歲，立刻自稱老大了。這時候，身體與精神都急激衰老下去，從先所有的一點生氣，一點精力，一點活潑的氣概，都立刻跑到大西洋去了。所以，在思想一方面，變為妥協穩健，在行事一方面，變得遷延畏縮，而只是自誇老大，拿他多吃了幾年飯的經歷壓倒一切，動不動說你們少年人知道什麼！

我有一次看外國人比賽足球，守球門的一個，年齡四十以上，而其餘三十多的很不少

。這事若在我們中間，人家一定立憲說：你快要作祖父了，還在這裏鬧小孩子玩嗎？

但是我確實實記得古代人沒有這麼容易老以的。孔二先生說「後生可畏」，以下却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事不足畏也已。」似乎他們四十五之前還是叫作後生似的。我們歷史，康熙八十五「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是復有名的。馬援征蠻，衰老病困，兵士多瘦，每遇蠻人乘高鼓噪，他便「移床曳足觀之。」顏延之過人稱他為公，他大不高興，固答說：「我非三公之公，又非五等之公，又非君家阿翁，何為以及見呼？」那「一種強不服老」的氣概，很可以想見。

老子這稱呼不知起於何時，我所知道的只西夏稱范仲淹為「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後來老子便成爲一個最普通的稱號，以表示驕傲，虛誇，與自己的威權。用這兩個字的意思，並不是要作人家的父親，如玩笑語中叫人家作兒子似的；也不是如國語之向祖宗的後輩施以攻擊。自稱老子，只是表示已經老大，已經飽有經驗的威權，而想拿這威權壓倒一切的，所以這竟成了一種含有威嚇怒意的呼聲。從這一點看來，我們的民族是何等的喜悅成爲老大呢！而這種神祕習，一直留到現在，就是思想上最先進的稱爲文豪的也不能免呢。

關稅特別會議專號(中)

十一月八日出版

第四期
關稅特別會議專號(中)
十一月八日出版

狂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實價五分。
2 狂 狂不定期第一集 已付印。目錄如下
失重的美性(散文)
存死人之樂(翻譯)
文化之墳墓與(翻譯)
論文



時事短評：
關稅會議
直奉戰爭
子敬
鏡

從搖籃裡跑了出來，便向棺木中走去。雖然活了七十八十以至九十一百歲，也不過是舊棺的時候稍微延長一點，其實他乳臭未乾，早已進棺材裏了。人家充滿着少壯的精神，我們只是衰老同幼弱；人家有幾十年宜於作事的壯年，我們一點也沒有；而中國的民族現在還存著，我只好說天厚中國，天福中國呢！

爲今之計，我們趕緊應該把少壯恢復起來，而且要把這段時期，推廣延長，到四十五十，到一百步，到死的落日止。我們要把衰老從身體裡驅逐出去，然後才不至於失掉我們生命的一部份，才不至於張開眼輪在棺材裡作活死人。

我們第一要廢除吃飯是經驗的觀念。這話初看好像是笑話，其實中國人無論誰承認多吃幾年飯就多有幾年經驗，而且以爲這吃飯的經驗是可以壓倒一切的。所以每每說：「你小孩子知道什麼！我活了這幾十歲，什麼沒看過！」我們第一廢除這吃飯經驗的觀念，於是老年少年皆大平等，才可以不至於一下子便自稱老漢。第二要把「息我以老」的權利拋去，才可以不至於做懶，而以老自恕。這種「息我以老」的觀念之根據原因，殊不下於吃飯是經驗的觀念。人人都有「我活到五十歲以後或六十歲以後便可以休息了的意見，而我們常聽見

這種話：「你老人家兒子都這麼大了，讓他們去罷，你老休養休息好。」
把我們的壯年推廣延長，到五十歲，六十歲，一百歲，到我們躺到棺材裡面，而完全把衰老驅逐。能這樣，我們的文才不至於再說「你們少年人」了罷。

旅蜀日記

羅文漢

七七，算命(二)。

無聊極了！
兩院定城圍，負手慢踱，行過西門外山，繞過門城牆，心卻自己算自己的命，自己關心自己。(當然是關心，未必我知天機！)

「我是凡人，同世界一般人一樣的凡人。」「既無農工商才能，只具半點小智小慧，又不甘無業消費，更不願破壞社會，覺得應當做事，應當爲善自身兼善他人，別無他途，只好由士的路上幹去！」

「終身做一個受教育者，同時做一個教育人。」
「生來一副孤零飄泊命，性好游歷。」
「是二十世紀的自由人，不願迫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人壓迫。」

「嗚呼在自然的懷裏，永遠是快樂圓真的小孩，永遠是天真爛漫的小孩，永遠是痴愚頭的小孩。」

丁版
本報自主辦以來，蒙各界人士踴躍訂閱，深感厚意。茲因本報遷址，特將訂閱費重新核定如下：
本報每月定價二分，半年一元五角，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北京大學大圖書館代售處。

的版

丁版
本報自主辦以來，蒙各界人士踴躍訂閱，深感厚意。茲因本報遷址，特將訂閱費重新核定如下：
本報每月定價二分，半年一元五角，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北京大學大圖書館代售處。

價目：每份銀元四枚，代價八折，訂閱：每期二分，每月五角五分，半年二元，全年四元。郵費在內。北京大學第一院。

「記一個美滿的女人，把性命交給伊，把幸福交給伊，讓心是同情同質天長地久化合的。」

「沒有子女不願求，有了子女好好教育。」「生活極簡單，自己的田地，隨便種幾株利便自由的棧性。小小一間建設，門額題「自由發展」四字，兩邊一副對聯云：——
——要怎樣做，便怎樣做。」

身也非樂，靜也是樂。——
也許與時隔遠，也許不合時宜，但要做人，只有明或狂進，奮鬥拼命；住處沉淪，弱者所趨。建設前，片草兒，一灣春水，水晶般明徹的天地。每當良辰佳節，或是銀燈月夜，流雲空中浮游，蕭風徐徐吹來，成羣有翅的小鳥，伴舞歌唱，每聲足的女神，聯翩跳舞，舞舞是：

受！靈神受！

享不盡時美！

我錯了

(獨幕短劇)

向 鏡

余 「我下這十個？」我孤獨待誰，都是始終如一地想一類真誠的心。人家對我，我對人家是——私真誠的心；人家冷我，我對人家也——私真誠的心。(稍停，)假若有

人一定要說我假，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林 (冷笑，) 故作感嘆，) 那或者因為你太聰明了的緣故吧？

余 (低頭，) 人家待我好，我是這樣，人家待我不好，我也是這樣。連人家的顏色態度都看不出來，我這配說得上「聰明」？

林 (冷笑，) 遲鈍的，) 呵，好聰明的孩子，好狡猾的，類真誠的心！

余 (低頭，) 面色陡然轉憤憤，) 那有什麼法子呢？充滿這個世界，那兒不是些毒狼惡虎般惡心殘酷的動物？那兒不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兇魔？(稍停，) 沉思，) 你不必說那說道，我這跌下也不會懂得你那巧妙的心思，一對牛彈琴——你還不是空費心嗎？(忽然心中有所感觸，) 眼中流出淚滴，) 停住嘴，從腰中扯下手絹拭去淚，) 竟存，你請聽着聽好了。我這跌下也不會回答你，無論你怎樣罵，我都忍受着好了。

林 (傲岸地搖搖頭，) 到現在我知道你沒什麼說了。

余 (拭淚，) 我沒有話說了，我看實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我相信就是我把我心肝，我肝子摘給人家吃，人家還要罵我不小心，沒摘瞎。那我還有什麼可說呢？

林 (冷笑，) 呵，「心肝，肝子」，你真有心肝肝子嗎？(稍停，) 假若你真有心肝肝子，我林也存現在又不至於如此……(忽由椅上站起，) 走至空地微喘着步。(呼——)

余 (發出一聲長而阻悶的嘆息。)

林 (沉吟半晌，) 忽拭了拭眼上的淚，) 揚起頭向林，) 竟存！從前我們的感情是怎樣？

余 (沉下臉說一點兒就不知道。稍停，) 竟存！現在我和伯華兩個的來往很密切，我的心對你還是和從前一樣，一樣的热烈，一樣的真誠，並且我相信：時間是有變遷的，天時是有變遷的，一切的東西都是有變遷的，而我的心終是不變！(稍停，) 竟存，你想想，我們的歷史是多麼長？張和我的歷史是多麼長？感情是時光一點一滴的增加起來的！這不是你往日常說的話嗎？這話比較起來，你想想你兩個到底我對你好些？我相信誰些？(稍停，) 近來我心中所忍受的苦痛，我想着，你也不能說一點兒就感不出來。(稍停，) 竟存，請你放心，你的蘭妹，不是騙子，也不是拆白黨，她是始終如一的，永遠不會變更換眉長呀。(現在我恨不能一書淚，以手

林 綽號任誰，我的手工立刻變成一把快刀，把我的胸臆剖開，（以手按胸，）將我這一顆心掏出來給你，雖死我也覺着痛快。（稍停，）免得受這世界上最愛的人的心變了，這深情的冷嘲，免得受我會經唯一的被愛過的人的狠心的毒罵……（熱淚湧出，伏，倚，的扶手上。）

余 （立住沉吟了一忽兒，爲熱情所動，走向余懇切的低聲，）蘭妹，……蘭妹！

林 （哭，不理會林。）

余 （向門外望一眼，低聲，）蘭妹，蘭妹，（將手放 余的肩上，）不要哭了。（稍停，）蘭妹，你不理我了？你從此不理我嗎？

余 （哭，急急掉肩，意欲使林手拿去，）我這心虛得不堪的人，那裏還有臉和你談話？那裏還能值得你那高尚純潔的人的顧盼，你的手要放在我的肩上，招呼我的身子染污了你的純潔的身體。我連那下等妓女都不如，我，專憑那那朝秦暮楚的拆白生涯的人。請你不要理我，招呼沾染了你純潔的身體……（哭轉急。）

林 （手環抱着余，懇求地低聲，）妹妹，我錯了，我誤會了你。

余 （哭，不理會林。）

林 （向門外望一眼，）蘭妹，我誤會了你。蘭妹，你真哭了，他們快來了。

余 （哭訴，）用手拭淚，我錯了，我錯了，我早知道有今日，無論怎樣要求和我的朋友，我也不允許他的。

林 （搖余，）蘭妹，不要哭了，作朋友有什麼關係呢？況且他也是我的朋友。蘭妹，（從衣袋掏出手絹與余拭淚，）不要哭了，你要哭了，我心中不也難過嗎？

余 （稍停，）在先前我以為張是你的朋友，我和他交朋友不致引起你的誤會。所以當他給我求信的時候，我還徵求過你的同意，才回他信。誰知我們一認識之後，你就誤會起來。「我愛你，你的一切的自由都屬於你自己，我是絕對不過問的。」這不是常常向我說的話嗎？誰知道你說的完全是一種假話，欺我的話。（稍停，）我知道，我知道這是我的態度不好，才引起你的誤會，我現在希望我這益人立刻死了，好叫惡愛我的人，明瞭我，知道我。我現在什麼也不求，只求速死。（哭聲轉急。）

林 （懇求，）蘭妹，蘭妹，我誤會了你，蘭妹，我誤會了你，你要知道，這也是出於我愛你的熱情，（稍停，）蘭妹，假若你真愛我，我相信你一定饒原諒我。

余 （哭，不理會林。）

林 （熱烈地擁抱着余，）蘭妹，我錯了，我誤會了你，我愛的蘭妹。

余 （哭聲急，不理會林。）

林 （半身伏在余身上，）蘭妹，我錯了，蘭妹，我誤會了你，我錯了，我懇求你原諒我。（熱淚。）

余 （哭，不理會林。）

林 （急切的懇求，）蘭妹，我錯了，蘭妹，你底底要叫我怎樣呢，蘭妹……我錯了！（院中人的脚步声，談話聲，突起。林余二，急起。）

（幕下。）

十，十，十。

北 朋

「雪夜」

民國八九年的時候，汪敬熙先生便在「新潮」上作小說。從歷史上說，他算是文壇上一位老將。我雖然也曾看過「新潮」，可是這位老將的作品，的確模糊了。這回拜讀「雪夜」，完全是重新認識，所以絕不敢取戲弄「老將」的態度來讀美，自然也不敢學現時一般人的放肆態度來無端攻擊。——我還沒這樣聰明；不過看見這本書出版一月之久，竟無人批評過，趕開隨便說說罷了。

「雪夜」共有小說九篇：有幾篇是舊作，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五期

編輯 鄭賓于

副編輯 顧頡剛

內容 沈作健

紅樓夢的本子問胡適之會平伯先生

活字局印記（完）

徵集猥褻歌謠啟事

孟姜女

（集甲）

1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2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3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4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5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6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7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8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9 孟姜女 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王品清
 洛桑卿 登明
 伯明罕通信
 (十一月七日刊行)

拉拉拉好燕大
 止水一波
 校閱二十期
 伯明罕通信
 (十一月七日刊行)

簡又文
 白序之
 記者
 陳其田

期六
 猛進隊中小卒的自由
 通信：北大第一院猛進隊
 定報處：北
 京大學第一院猛進隊
 出版日期：星期五
 零售：每份本報附送閱校外埠函購費二角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五篇。今年新著。時間雖然隔了幾年，而作風上似乎看不出大的變遷的痕跡。著者在自序上說「我寫這些篇小說是力求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種種人生現象。」可見他描寫的態度，始終是一致。忠實的描寫人生經驗與努力的保存客觀態度，任著者願自負，以為這是成功的一點。我却以為這正是「雪夜」之所以止滯為「雪夜」。小說家固然要有充分的經驗與敏銳的觀察，因此應極力注重所描寫的對象；是這有比此更重要的想像，也是小說家所必需的。楊俊先生說得好：「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假如你用「限的經驗與觀察去寫，而不佐以想像，忠實是忠實了，結果只是一篇私滯的紀錄，而非小說。小說本來不事論文，不可妄加評論；然則作者自有他的主旨。他應如何寫，這便是他的主旨。他要將每種對像寫得怎樣，來牽動讀者全部的心靈，這便是他的主旨玩的代戲。認真說古今有名作家，誰都有他特定的人生觀——主旨；沒有主旨，就是空空洞洞的，就是不忠實——不忠實於他自己。這樣的寫東西，決不會成功。汪先生注重經驗與觀察，而不運用想像，所以「雪夜」中的幾篇近於寫實的如「雪夜」，「一個勤學的學生」，「瘋子王二的驢」，「春梅」

等，似乎都不很生動，圓滿，而反近於板滯，單簡。
 「砍柴的女兒」，「死與生」這兩篇找不很懂，現在懶得再看，暫且擱着。「一個勤學的學生」寫一個學生考高等文官，在未發榜之前，如何着急，考取後如何得意，同學如何慰問道賀，按之現時大學生之求生活的關切，還算安肖。到了後面丁怡「上床……！暫暫睡去，「忽然」模模糊糊的覺得自己在家裏開賀一段，就不對勁了。鄉老道賀，雖然不見得與同學禮賀重複，似乎寫來也不甚重要，將軍叫他到天津開作監督，三萬元買妾，鄉妻大鬧署內，固然是個夢，看來總不自然，大約是個「解脫」的夢罷。最牽強的是鄉間夫住房「忽然」起火，夫人不見了，「他丁怡」並且聞見煙裡有一份甚重的臭味——語不頂明顯，我糊糊是丁怡的夫人燒死了。一個人發財財，妻子不許納妾，儘有方法對付：賄度，分居，離婚都可。偏偏這巧巧夫人被燒死，所以「他丁怡」心事却是不慌不急也不害怕。「這寫得多麼奇離，笨拙！「忽然」學校打下堂鐘，驚醒了丁怡好夢，似乎太着斧痕。全篇未及丁怡為何讀書，僅由他的同學口中說出「你的「勤學」的好名聲也壞了！」恐怕這題目——「一個勤學的學生」——難得安上去，雖題目並

不頂重要。
 「怎樣辦呢？」是一個問題，不是小說。小說要有事實，要有結構。「瘋子王二的驢」極力寫兵的罪惡，終究不大真切，好似報紙上的不重要消息說某處兵團，一樣的不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王二失了驢，「回到張家老店一睡臥兩日兩夜沒有起來。」形容王二之痛苦，真是到了極點；可是末末王二反說「驢飛了，驢沒了，命運還在呀！再幹兩年，我王二就又有錢又有驢啦。」這無異驢行頭打自家的脚背，任你前面無數軍士惡橫，蹂躪百姓，百姓叫苦連天，只要有兩句就放鬆了，全篇就等於零。
 「春梅」的着重點是描寫主母虐待鴉兒，詛咒奴婢制之不遺餘，可惜文章才得不到毒，我們看了並不覺得二太太心腸與待過十分惡狠；而春梅則過分的服從——不可體的服從。許是我有一種特別喜歡在末尾吹毛求疵的毛病，「春梅」的結末，又覺不頂滿意。二太太待婢到底怎樣苛虐，未見明文，也沒說春梅會遭受過毒很不堪的磨打，平時伺候戰兢兢是有，不過春梅終究是活人，除却前面更有比死還更有可怕的，快不會自尋死路。「極小心的伺候，還免不了挨罵；稍大意一點兒飯碗就破了。」這不見得比死更可怕。春梅處可以生的地

水 洪

告青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意(隨筆) 漆黑一團的運籌

木天 素靈風 谷風田

通信處 上海路二 九五九 全平報

死燕 鄂均吾

沉鐘週刊第五期目錄

魂 國

十一月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一、廣州、高麗布而亦化嗎？ (子) 時評

位，應將死的痛苦，不容她不出於逃走或號哭以求生路；而讀者居然寫出「從容就義」，這有點近人情；即令說得過去，似乎也不見得高明。

「月下」與別的殘篇列盡社會罪惡的不同，這是寫一雙愛戀別時的情感，對愛情的東西，本來易於激發動人。由汪先生寫出來，轉覺疏薄，雖然搬運許多很靈敏的字眼。我們看這篇，只曉得兩人在小船上談心，而不感到他「愁悶」沉重，正如徐志摩先生說的「小器主宰」來的煩瑣，只見混水，擲不擲幾便通條。一兩人的動作，對話也欠活動，伶俐，不能引動讀者的美感。如一他禁不住低下頭去就吻，她也不知不覺的凸起嘴來就他。他們輕輕的吻了一下，「你快樂嗎？」她低低的問，「是的，你呢？」……「他們的臉兒更是假情的親密，彷彿他們恐怕有人將立刻把他折開了。一等句子，使盡生平氣力來描畫，結果只落得像對木雕泥塑，「無生趣。就是前由我特加括弧作標識的三個「忽然」，你有幾多生硬！這足見我們的著者想像的不豐富，手腕的不靈敏。

的中國人的表現，隨處都可以看見。張伯烈之英銳有為，做事認真，其威嚴修整，正是必然的結果。我們中國之所以弄不好，就在這種病態的社會，不能容納好人——不是錢化便是排外，這點被著者捉住了。描寫亦較其他各篇為生動，圓到，而且來得有氣力，未幾學生送行，絕不和其他各篇結尾的牽強。薄薄的小冊中，能尋到這樣完美的篇，算不枉讀兩遍。似乎老輩有這麼一套偽調子，文學的天才，一部分賴環境來培養，從讀者的批評裏能得許多指點與裁正。如此說來，讀者與作家中間大約不會是全無關係罷。一個文壇老將的創作彙集出世，竟無聲無臭，讀書界未免太淡漠，寂靜了。我這回亂嚷一頓，自然不是甚麼批評，與「雪夜」的真正價值無關，不過說說我個人的口味與片面的感想罷了。

公理戰勝了麼？

伏國

「公理戰勝了麼？」這句話，戰勝的人所必喊的，戰敗的人所必不承認的，自有戰爭以來恐怕沒有一次不是如此的罷。

歐戰終了，協約國高標公理戰勝的旗幟，其意以為德國人本來只恃蠻橫的手段，從此受了協約國的公理的屈服了。在事實上呢，誰都

知道的，要是沒有美國的加入，歐戰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終了。所以頭腦比較冷靜的人就說，何嘗是公理戰勝強權呢？仍是強權戰勝強權罷了。

但是這樣還不十分切近於事實。因為即使美國加入了，而德國不起內部的革命，俄國人民不起相互的諒解，那末歐戰的六周紀念日不是在今天恐怕又是疑問了。

所以歐戰終了紀念日說是公理戰勝的日子麼？不是的，然心的確是的。這個道理就在於今天的日子有雙重的意義。歐戰的終了，不但是公理戰勝紀念日；歐戰終了的原因，即為革命軍的得勝，那麼確是公理戰勝紀念日。

賀張式銘先生

式銘先生：

本月一日本刊所登算作「中國科學之過去與將來」一文，與「科學發達史略」大有相符之處。先生鈔書乎，抑書鈔先生乎？鄙人自問應留意於科學論者，一文之出，必廢寢忘餐卒讀之而後快。先生熱心科學者也，苟以鄙人為可教，尚望明白告我，不特個人之幸，亦中國科學界之幸也。賜示請由京報副刊部轉。專此即請看安。 弟王名山敬上。